

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戒

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

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

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

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

未旣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

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

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

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决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已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為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

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乂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無疑矣而能居柔以晦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於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擴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為張禹孔光胡廣趙戒尊養時賊矣莫夜句絶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骨也體之在

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内為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慍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隂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爿與之同志應一隂而任己

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昌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昌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慍者以上六為羞惡而慍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無咎也段紀明助閹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處

仲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愠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兑爲羊九四兑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兑之下也羊者

性之狠也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狠濟剛宜其與羣陽並
進以夬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
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為繞指夬決為不斷
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臀無
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夬之位而弗果是以
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
能恣狠愎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
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

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旣不得為君子又不得為小人哀哉以陽處陰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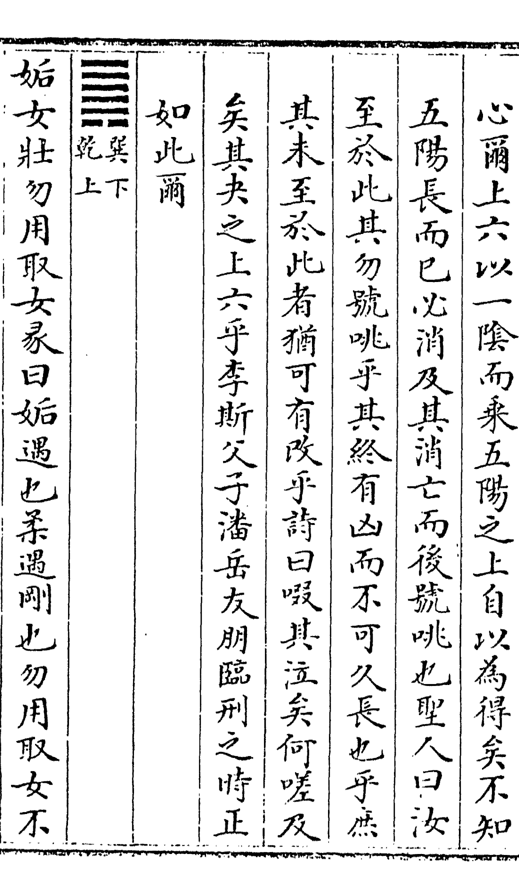
莧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强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憾九五為決小人之主合衆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莧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煩吾君夬夬之極力哉旣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

而又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為光大之憾何也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强君易決而決之奚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强强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

足爲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恐恥而以中道去之𡚁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莧陸馬齒也故至脆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爲弔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



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爾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然剥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

經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況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剥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且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

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蹢躅而踴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于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濞明皇之不殺禄山是矣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彖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仲尼於彖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喜

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晚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繊則笱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于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他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

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為漢而不為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無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

以為援此次且而無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爭魚而傷故曰无膚夬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方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無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

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感也九五以剛明

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髙而俯包爪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盡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爪之象舜遇堯為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咎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髙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髙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兾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旡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荀廢蘭陵亦然而況賈誼仲舒馮

衍之徒與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忒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

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于開元之治是可懼哉

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說兊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

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暱于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

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為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固將舍舊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為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名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

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

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

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

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

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

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

復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為廷辱卒盡其説馬援謂光武脱畧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吕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兑之上

六反之為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無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為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為聚則已偪九五之尊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無咎矣四𠅩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為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懔匪孚之憂當志意之

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無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

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

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顔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

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為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為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臣有所當為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

文王之在岐山内文明而外柔順名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閎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

九二孚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虚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為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於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為治君升而為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為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為六五之隂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為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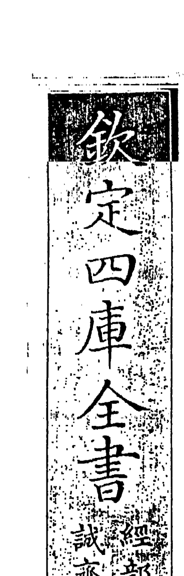
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

之戒而仲尼歴聘以愛曰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辨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顔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莫益之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誠齋易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淦文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誠齋易傳卷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

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爲而亨也說也曷爲而說也貞也曷爲而貞也中之剛也剛于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鳥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

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肰而好徑求困亨之蹊誇以亨其辭妄以亨其說媚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于天儀衍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𫐐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甘蔾羮樂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允為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无水之拗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孰能禦之困之所以亨與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無位之小人亦嚚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無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與初者卦之下體故為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鵷鶵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之君子爲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擠九二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戸庭之不出紱冕之自來采䆁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

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己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已先毋已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己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乎君猶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闕張能間孔明之容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

不為霸者守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為赤故為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掩日則日食日掩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掩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掩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乖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

將棄初六之鄰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為君子之所擯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邪妻謂上六與已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為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

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為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鄉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来者隔於六三之閡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否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於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為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来不在速期於終不為

小人所擠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柬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為車剛故為金又坎為輿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擠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擠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為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

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爲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爲爾一有爲焉孰爲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刖孰爲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經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具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極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拚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

則為二陰之所榮如困于葛藟之蔓而不得脱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卼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過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劓刖為下僨卼之事可不戒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啬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啬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

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强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為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感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繘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縲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

乎水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二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隅其上若繫縲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形坎為水巽為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罌缶渡師其古之汲瓶之類與嬴纍字解在大

壯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洌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絶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隂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顔之樂道曾之詠歸漆

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為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鱉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是井不為井而反為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

蛙鮒之瑣細而反不及於魚鼈之盛多曽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以為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乎馮暱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汪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淳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為之惻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為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

易者所以爲井歎也非爲井歎也爲有才德之君子
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爲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
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
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
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
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揜
於物遠於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
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源乂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

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爲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温故知新爲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甓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爲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

而悲巳之莫巳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有兩璧接連之象故爲甃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洌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

為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洌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汙君而去之耳故傅説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

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開而勿幕之象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别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

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與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

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物窮必革亦衆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為用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歷者食之天衆其大它可推矣歷貴乎革者三辰有差歷亦萬變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蚤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為黄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以有為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曰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

為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為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

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

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癸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潡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潡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當而未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其賊曰疑革至九四叅者遲専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為不以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

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犨櫟之命于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

九四兌說之初也又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為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為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為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潎濟潎既革悔革是以潎易潎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苟堅之行舉國之

欲動不能動淡文之靜雖然與其輕也寧重與其喜也寧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速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兊說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已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强其革心凶之道也

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為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為遲憂其革之盡也非憂其革之盡也憂其革之過也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盡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

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勲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一初旣立而萬法類從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盖取諸鼎然又有一說焉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

後世之璽也故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紂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盡良庖无潔清之鼎去敝不盡聖人无新美

之治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盡去一蠱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盡去一世之敝蠱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蠱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毫之不盡乎故為蠱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為治者滌蕩其舊以盡徹其晦冥否惡盡而貴珍之膳來晦冥徹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虐以寛髙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布漢之寛也初在下故為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為長女而

初六居下故為妾妾者隂閉晦冥之象六雖隂而初為陽故為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潔故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溫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聖賢可飽天天下九二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

過六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噬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亨者也然宼陽者陰讐正者邪初六與吾近而吾仇也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令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蔿夫廢一心不可

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剌客不能動渠度而周唐遂安愼所之者言謹審而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愼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輕而浮其中者粹而美昌粹而美也間於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孰爲鼎之實三陽

是也孰為實之中九三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肉之
珍膏者雉之珍此曷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
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萬物以
足行曷以耳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
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
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
矣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啟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
改之也雖然暗君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

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夫其義謂君臣之義爲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无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

不踣九四以陽處隂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隂柔之小人力已卜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圖靈寳秦𫝊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𫝊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以戒之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聓一陽者聽於耳聓天下者聽於君耳者一陽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陽有二道陽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陽鉉剛則衆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為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為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訣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匡是也黄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為天下之利六五一一分布於上故有陽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黄中得九二為大臣故為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雨既浹而雲歸鼎既薦而鉉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

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薦而安逸之時也然

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

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

旁諷之中藏面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

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

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

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陽之上九玉鉉在上之義也

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為金

鉉粹於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為玉鉉玉者質

剛而德柔溫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

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

九四以剛處柔則為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為玉鉉

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為玉

誠齋易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

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来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来也吾虩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為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才羑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

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為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為雷為動曰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況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驚也驚而已矣過則舍之徒驚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彖辭已言之矣爻彖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

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貝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彖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

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為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避夷吾子皮避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乎國之福身之福也遂乎馮不為令尹蔡謨不拜司徒可以无眚矣抑可以為次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隂之内處至隂之位百鍊化為繞指一齊咻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珣瑜伾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為正位之君宜其憤起

奮發撥亂反正以大有為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為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固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鬬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驚一則以安曰征凶言往則凶驚之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則无咎

我躬遠於剛而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再以三警之曰汝雖无咎而鄰之蘇蘇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者與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得謂懼而

不自得也三與上應曰鄰說者以五為鄰五君也非鄰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頤噬嗑如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陰虛而衆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貞面內而背外是艮

其背不自復見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

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貞之象

於是得忘我之學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

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

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

為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内故艮其背悔外

故行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字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為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為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已耦而耕𨓍而避君子不以為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

子不以為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內而不自見其背況見已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況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况二山相重乎山兼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緼袍緼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間典樂以樂間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併緼袍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絶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

其背所以絶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絶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不善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肆之於初者乎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已之不善於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而張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爲幾乎聖而文爲

之制之主止於初之效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剛必有順柔之忠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巳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其心不然者龍逄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

問于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荅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太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

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内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

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旦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艮其閾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

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閾則併與庭而不行
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背而不動何九三
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
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
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
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功也然則學顧可少哉
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
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危薰

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薫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横有門限之象艮為門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諫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體

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綍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返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艮之六五所以能艮

其輔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五居上而偶有口肱而不合之象故為輔頰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髙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巔其止豈可摇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指之象故厚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為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德居

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髙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因山而髙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髙所以為漸也君子體之以此

處已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責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巽為長女又為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

故始進則漸升於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節哉為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慍武叔孟子惡臧倉矣艮初山之麓故為干又偶立有江干兩岸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髙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禄豈曰素餐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衎衎之樂而已故傅説之志在中興商髙而非后則不食其禄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為艮二山之石故為磐艮為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銳飛必高也是故自千自磬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衆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四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羣類而離絕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

而相悦覼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恥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盍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為六四之所凶災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鄰寄舍禄産而從乎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為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漸于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于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

三槃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為木為風故乗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為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合

而无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毁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為其間之所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

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難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朞年而化或者不安則易安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為陵鴻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為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陵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僭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躁於進也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干自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為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為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

逑此其羽翼其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冠鄧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爲進退又巽爲風至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艮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為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為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為言幼小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妹者敵

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爲之兄震是也故兊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兊之兄也曷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于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

萬物熄君臣不交萬物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説以動者兊説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説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爾而况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為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為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交又以妹從姊而為媵愈失之矣既兵為娣經有兄而

无妙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興雨則澤益滋凡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

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强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无父為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昏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昧跛言弱也幼孤之妹昧弱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

妹之娣媵也故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己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爲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征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曰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昧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恒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歸妹以娣其猶泰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産而賢鮑叔子

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

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

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

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

九二曰利幽人之吉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

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

幽閑中貞之賢德體隂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
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剛陽
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
更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
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
禮而六三欲躐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緑衣上僭之

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為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亦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

之尹三顧之萬也與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弟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不輕至四則愆期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是

妹豈不光華焜燿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己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遜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訓於妹知帝乙

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愛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遜可能也帝乙之訓難能也帝乙之訓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為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與故九二之為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為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膋以實其器少妹疇依焉儐於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目不瞑矣一妹不足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上卦☳有虛筐之象兑為羊上六而在外朝為許請為王行

誠齋易傳卷十四